老家的天井

□刘友才

周末，我回乡下老家，见院里那株铁树枝繁叶茂，绿意盎然，不由得想起母亲与那株铁树的往事。

那株铁树，是二十多年前我搬新家时栽在一个陶土花钵里的，将之放在客厅，为新家增添一抹绿。

初入新居，铁树浅翠嫩绿，枝繁叶茂，自是美不胜收。但好景不长，铁树被四壁圈着，嫩绿的叶子渐渐萎黄憔悴，如同失了魂一般。眼看它一天天枯萎，我忙将其搬回乡下老家，放在天井中，乞求天井洒下的阳光雨露能救回它的生命。

老家的天井很大，记得那时天井还栽有几盆花草，长得青翠茂盛。铁树刚放进天井，枯槁不堪，全家人都摇头。过了一段日子，几乎看不到一丝生机，弟弟便欲丢弃，口中念叨："死透了。"母亲忙拦住："别急，再养养吧。"看着母亲固执的眼神，弟弟迟疑着将花钵放回天井。母亲俯下身子，摸了摸那枯萎的叶片，仿佛挽救了一个被遗弃的小生命。

从此，铁树便在天井中安顿下来。起初我也疑惑，它还能活吗？母亲笑着说："铁树命硬，只要根不枯，就能活。"她还找来生锈的废铁，埋在树根旁。她信老辈人的话，铁树"饮铁"。母亲对铁树百般照顾，宠爱有加，隔三岔五浇淘米水。日暮时分，她常蹲在天井，一遍遍擦拭枯叶上沉积的尘灰。不管铁树能不能活，母亲都不肯撒手。

渐渐地，铁树枯槁的茎干开始由灰变黑，来年开春，竟悄然露出一簇娇嫩的新芽。枯木逢春，这株看似死透了的铁树，在母亲的细心呵护下，重新焕发生机。我回家探望，刚进家门，母亲从厨房出来，对我说："你看，它活了！"那一刻，母亲脸上洋溢着无法言喻的喜悦。

日复一日，那株铁树像初生的小草般茁壮成长，树干愈加粗壮。眼见花钵已容不下铁树的身躯，弟弟便把它从天井移栽到院子里。铁树挣脱了狭小的花钵，长得更加茂盛挺拔。

如今，母亲离开我们五年了，天井也早已不复存在，时光无声地流转，但母亲救活的那株铁树却依然郁郁葱葱，生机勃勃。

望着眼前这株铁树，我仿佛回到从前，看见母亲端坐在天井旁，依旧守护着那株铁树。闭上眼，恍惚又听见母亲的声音："你看，它活了！"睁开眼，用手轻抚那粗粝的树干，指尖触到生命的硬实。

一树铁骨慈母心，枯枝逢春是母手。母亲未曾放弃的那株铁树，在岁月里埋下了生命不熄的凭证。人的生命何尝不是如此？面对生死，只要不放弃，总是有生的希望。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皱巴巴的纸里藏着一团光

□李黄英

午后，阳光斜斜地照进教室。此时，孩子们正在练习生字描红，耳边传来铅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哇"的一声大哭，突然在教室后排响起。

我抬眼望去，只见小丽正捂着脸号啕大哭，瘦小的肩膀剧烈地耸动着。身旁的小华红着脸梗着脖子，一脸的倔强。我快步走过去，准备调解这场纷争。

就在这时，我感觉身后传来一阵缓慢的、拖沓的脚步声。我转过头，发现小玲走了过来。重度的智力障碍让她丧失了说话的能力，行动也迟缓得像是慢镜头。她是班里最沉默的孩子，平时，总是呆呆地坐着。

此刻，她正蹒跚着，一步一步朝这边走来。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像风中的芦苇般摇晃着。我担心她会跌倒，连忙伸出手。

她没理我，径直走到小华身边，伸出瘦小的手，轻轻拍了拍小华的肩膀，仿佛在劝说他。然后，她又转向哭泣的小丽，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摸索着，掏出一团皱巴巴的纸。她将纸小心翼翼地递到小丽的眼前，然后抬起手，在自己脸上做了一个擦拭的动作。

这意外的一幕，让我不禁一愣。看着小玲那双清澈却略显呆滞的眼睛，我的喉咙有些发紧。过了一会儿，我才回过神来，朝小玲竖起了大拇指。接着，我站上讲台大声表扬她："两位同学发生了矛盾，小玲去劝说、安慰同学，还给小丽递纸巾，她真棒！"我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微微发抖。

话音刚落，眼角的余光瞥见了小涵的身影。那个最坐不住的孩子，此刻，竟然端端正正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两只小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我的心，又被暖了一下，立即表扬他："小涵安静地坐在座位上，也很棒！"小涵的脸唰地一下红了，他害羞地把头埋进臂弯里。过了好一会儿，他偷偷抬起头，嘴角挂着一抹藏不住的笑。

"老师，我也很乖！""老师，我也很棒！你看，我写的字！"一时间，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诉说着，一个个声音就像一串串鞭炮，在教室里此起彼伏地响起来。

突然，一个念头，从我的脑海冒了出来。我拍拍手，对孩子们说："同学们都很棒！现在我们来说说身边同学的优点，好不好？""好！"孩子们兴奋地欢呼起来。

孩子们的热情超出了我的想象。"小强上课很认真。""小涵不乱跑了。""小丽的画很美！"……一句句赞美，就像一颗温暖的种子，落进被赞美的孩子心里，在他们脸上开出一朵朵灿烂的花来。得到表扬的孩子，有的高兴得手舞足蹈，有的羞涩地捂着嘴偷笑，有的用力鼓着掌，有的哈哈大笑。掌声与笑声交织在一起，教室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我将目光再次投向小玲，她依然安静地坐着，根本不知道这一切都源于她。她递来的那团皱巴巴的纸，成了这个下午照亮整个教室的光。这一刻，我才明白，教育无小事。一句真诚的赞美，就足以在孩子们的心里，种下一个明媚的春天。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能懂的诗

阅兵观礼椅

□李光辉

就像受阅完毕的
那些战士和装备一样
它们也很快地
被分散到了四面八方
到了社区中
到了街巷间
到了场馆内
到了公园里

而我感到很自豪
因为我比阅兵现场的观礼者
还要牛气一些
我可以坐遍
三种颜色的椅子
有丰饶金
有城墙红
有橄榄绿

坐在这个椅子上
我突然发现
眼前的草坪和花坛
就像受阅的徒步方队
阔步向我走来了
那铿锵的跫音
踩踏着季节的鼓点
令我心潮澎湃

坐在这个椅子上
我蓦然感到
远处的杨柳和梧桐
就像受阅的战旗方队
迎面向我飘来了
那招展的枝叶
伴随着秋风的歌唱
让我心旌摇荡

坐在这个椅子上
我忽然明白
头上的风筝和雁阵
就像受阅的空中梯队
分批向我飞来了
那翱翔的身姿
映衬着白云的帆影
叫我心神安宁

坐在这个椅子上
我沐浴着秋日的阳光
慢慢地睡着了
做了一个甜蜜而幸福的梦
那场盛大的阅兵式
还没有结束
而我就是其中的
一个观礼者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今夜的月亮我不敢多看一眼

□黎强

今夜，那轮叫中秋的月亮，
我是真的不敢多看一眼。
好像多看一眼，就难受，
忍不住想起许多人和事儿。

譬如，用石碓窝舂糍粑的爷爷，
再也不会在歇息时揪我的小鼻子。
又譬如，小脚奶奶磨的芝麻黄豆面，
香得我肚子里的馋虫一下跑了出来。

还有老父亲的土酒碗是满的，
却摆放在后山老坟的拜台前。
月光与酒气一下子拽出我的泪，
吧嗒吧嗒滴在香烛的氤氲中。

老院子上那把竹躺椅空了好久，
再没有爷爷或父亲坐上去喝苦丁茶。
只是那些很念旧很怀旧的月光，
陪我，用手轻轻触碰竹椅的余温。

今夜的月亮我不敢多看一眼，
以及老石磨老水井老门槛的月影。
转身把几双筷子摆在老桌子上，
请那些逝去的老辈子们，回来坐坐。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月圆中秋夜

□周雪

嘀嗒，嘀嗒
晨昏细数纷飞的落叶
在光阴的沙漏中
与思念撞个满怀

振翅搏击的飞鸟啊
在，经幡的召唤中
不断，探寻诱惑之禁地

年轮，绕着树茧
携着那调皮的童谣，将脚步
轻轻，推向了远方

这个城市，总有一些
无可奈何与多愁善感
汗珠落下，又吹散
风，总能带走一切

是远处的炊烟
突然，模糊了双眼？
还是，金黄的使者
于月圆之夜派来的间谍
不顾一切
将沉醉的馥郁倾洒人间？
梦呓时，是否也有一棵不死的桂树
在苦苦守望，那来日的归途？

哼一首乡曲吧
游子吟啊游子吟
才知，年少时候不经事
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一轮，故乡的月啊
你已在外，漂泊得太久、太久
这两岸相隔，海上的雾啊
你已笼罩翻腾了多年、多年

总有一个信念，于心间响彻
团圆，共团圆
总有一个声音，在脑海中默念
相聚，共相聚

让我们，斟满这杯酒吧，带着赤黄的信念
祝：万里疆河，旗帜相拥，灯火月明

（作者系重庆市杂文学会会员）

国旗红

□王景云

国旗红
点燃龙吟虎啸的豪迈
点燃凤舞九天的灵动
点燃心，点燃呼吸
磨砺宝剑，锈迹铜绿轰然而净
散沙稀泥炼成砖头
炼出长城，摘星揽云的高楼大厦
炼一条神奇的天路
经过蔚蓝的江河，鱼跃鸟飞
抵达翠绿的大森林
鹿跑兔跳，兰花香溢
国旗红
点燃青山绿水的乡愁
点燃花香鸟语的亲情友情
藏家堡子，奶奶用红点灯
彝寨里，爷爷用红取暖
那红，在北国，是粗犷
是骑马牧羊的父亲
教会儿子们闪电的奔跑
那红，在江南，就是
挑水煮饭的母亲，使女儿们懂得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快，跟上来
国旗红，点燃每一个小小的你我
给太阳添柴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中秋·夜

□黄海子

今夜不能站在高处
那月色下的空旷
会空落落地心痛
今夜也勿需抬头仰望
明月依旧与去年一模一样
到小区的桂花树下坐坐
月光在树丛间散落
灯光从高楼的窗户里出来
偶尔会响起被高楼压扁的方言
每个声音都显得那么孤独

跟往年一样
只能想想过去的事
比如
老家的母亲
用蒲扇扇凉糍粑的热气
老屋那盏灯
在月下明了又暗下去
一家人坐在坝子里吃糍粑
看月亮西移
看最小的妹妹在坝子里跑来跑去

起风了，小区里的
月光在树影里起伏不定
桂花簌簌地落
落在银色的波浪上，纷乱着
不知该漂向哪里
该回家了，起身那一刻
又把上面所有的事物
深藏进记忆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评协副主席）

月光的月

□邓勇

月光穿过墙壁，照亮了屋子
用光影的魔法，在墙上一遍遍写诗
它写出一轮圆月的升起，告诉我们
中秋佳节的来临

走出屋子。月光早已布置好舞台
嫦娥在月亮上，翩翩起舞
每个阳台，都座无虚席
我们共同欣赏着：月亮，那古老的美丽

在中秋节，月亮不会吝啬
每一寸月光。它希望
月光能落在，每一个人的心上

月光穿过墙壁，照亮了屋子
有一些人，蘸着月光，下酒
还有一些人，抱着月光，入梦

（作者系重庆市沙坪坝区作协会员）